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陀全傳
第四回 混過去說懸天與妙 支古今帶陀子過溪

詞曰：摸頭不著，摸尾不著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真正屎棋肚裡有仙著，混得過去為進著，混不過去苦你不著。

且說戲子丟丑，不得下台，不能關箱，多虧富家郎請出說情關箱，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。眾人正飲酒之間，忽見石才報道：「混丈人來了。」陀子與眾人離席按名而入，通名報姓，入席坐下。

眾人問他：「一向混在何處。」混丈人道：「我終日混得來混得去，混到頂壁之時，我又混回頭了。」大家飲了一會酒，正是：

酒醉後來人，捉客陪主足。

足飲到天曉月亮，大家把鬍子一抹，去了。陀子家裡客散主人寬，混氏見了父親混過去。陀子道：「小婿如今越跔越重，好好先生不能醫治，將來跔到何日是了。」混過去道：「我聞得北方有個逼上紅城，城中有個奧廟，廟裡有位懸天上帝，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你可往他，叫他教你個神仙方法。或者往不老城，投脫空師祖也好。」陀子道：「跳跔子的最怕脫空，我到底投懸天上帝的好。家中就交與你混時光，如若有人找我，就說我發廣東財去了。」混氏問道：「多早晚去。」陀子道：「要去就去，揀了好日子沒好天，改日不如撞日好。」混氏聽見丈夫就要動身，慌說道：「你的沒腳蟹，現在撐船擺裡百草排，你可起下一個小名兒下來，再去。」陀子道：「不拘是男是女，叫他個石受，切不可拿銅茶匙開口，怕他銅氣攻心。」混氏答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當下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混氏請了父親混王，在走起龍亭替丈夫送行。備下嚼爛面，六個小菜：一碟是不干芥，一碟是沒相干，一碟是老西瓜子，一碟癩皮子炒鹹菜，一碟是會打蒜，一碟是一包蔥。三口子如意坐下，吃了些皮生面不熟，該債長見面，除去東西不見面，熱屁股摧冷面。又砸了些生蒜有熟蒜無。陀子忙取一把可憐劍，一個黃草布搭包，一根流光棍，別了混丈人與混氏徜徉而走。

正值好優秋天氣，又是得意之秋。一路上見些賣生薑。賣皂角的。賣皂角有的憐鹿為馬，有的見兔兒放鷹，有的學乖的，有的賣呆的，有的吃苦的，有的討便宜的，苦樂不均。陀子都悄悄看着眼睛裡。

一日，正往前跳，忽見了一道初風頭水，蝦兒不動，水兒不響，難以作法，欲要別求生路，只因各處皆牆，而且錯過此處無船渡。正在游移未決，卻見遠遠一蓬亂稻草，裡面有一個是人非人。陀子上前作了一個圈子揖：「望你指我一條走得路。」那知不是肉心人，卻是一個石心人。陀子四面一看，旁有一塊石碑，上寫著：「不得過溪。」陀子要轉彎，又無彎可轉。正在水窮山盡之時，忽見灘下來了一老人。頭戴手搭涼篷的帽子，身穿一件四季無衣，赤腳扒天在那裡理金線。

陀子慌上前施禮道：「老丈在這裡理金線，莫非想釣蝦蟆麼？」那老人抬頭看見陀子，慌答道：「在下在這裡釣歪，並不釣蝦蟆。再者，取魚不在淺處，要線兒放得長，魚兒才釣得大。也要情願上鉤，自投羅網亦可。鯉魚。鱸魚一串穿，切不可買乾魚放生，亦不可點火燒魚秧兒。」陀子道：「有一事相煩，老丈可能帶過溪麼？」那老人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過溪做甚麼事？」陀子道：「在下住過君府少不如縣一色杏花村，姓石，名信，字不透。要往逼上紅城，投懸天上帝。」那老人道：「原來就是跔翁，也是個有名人也。在下姓支名古今，插號寡話老人。你想往懸天上帝處，主意是好的，只是路走差了。」陀子道：「我埋著頭走，故此走了之字路了，怪不得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望老丈將哪裡來山，哪裡來水，細細將路腳影說一遍，在下好洗耳靜聽。」支古今道：「要過鑽山、打洞、沒奈河、二番江、愁山、苦海、逼上樑山，還要山上掛了號，方得到逼上紅城。既找我，我帶你過溪。你且閉了眼，兩不見面方好。」陀子依言，趕有頭髮的抓在手內。支古今帶陀子走到中間，忽然將陀子在水中端了一端，陀子大驚，慌問：「何故？」支古今道：「帶你洗個乾淨身子。」陀子忽見水中一個死屍，慌問：「這是何人？」支古今道：「你回頭就不認屍了。」不知不覺已到乾崖，陀子過河不濕腳。支古今道：「我也不遠送了，你可走這一條正經路，切不可又走斜路。再者，冤家狹路相逢就不好了。」陀子別了寡話老人，走了些山高水遠，見了些世態炎涼，卻都是畫餅充饑，望梅止渴。猛然遇見一陣大雨，陀子慌趕到廟裡來躲。正是：

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時難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